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

# 《玛纳斯》论析

● 郎 樱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研究丛书

# 《玛纳斯》论析

---

郎 樱 著

本书为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  
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新登字6号

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研究丛书

**《玛纳斯》论析**

郎 樱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1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32 印张：11.125 字数：257千

199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81015—216—5 / I·20

定价：4.80元

## 前 言

我国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学艺术。他们的民间口头创作极为丰富，其中史诗尤其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历史文化宝库中一串别具特色的明珠。我国三大英雄史诗，即藏族和蒙古族的《格萨尔》（《格斯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是闻名于世的名著。它们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相媲美。此外，在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人民和突厥语族人民中至今还广为流传着数百部英雄史诗。在南方各民族民间同样也流传着富有神话色彩的各种原始性史诗和一批英雄史诗。

史诗体裁大抵是产生于史前文化阶段，它经过了悠久的民间口头流传过程。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史诗随着各民族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和演变。史诗是人类社会现实的折射性反映，在长期创作和流传的过程中，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各个阶级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都在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映现。史诗作为人类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代表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艺术成就，而且，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提供了在文字资料中难以找到的信息。

印度史诗、古希腊史诗和欧洲中世纪史诗，早在几百年或上千年前就已被记录下来，成为书面史诗，退出民间艺人的演唱舞台，作为一种文艺式样已被人民群众淡忘了。因此，研究印欧史诗缺乏活的材料，不少问题难以解释。可是，在我国南北各地

存在着许多天才的民间艺人，他们熟记各民族数以百计的史诗。这种罕见的活的史诗及其演唱艺人继续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这种状况自然也引起了科学文化发达国家史诗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们的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他们把对中国史诗的研究著作看作是解开欧洲史诗之谜的钥匙，并通过它探讨有关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等问题。

我国各民族史诗研究，主要是从解放后开始的，尤其是近十年来较大的进展。鉴于目前尚未出版过一套系统的史诗研究著作，中国文学史的史诗一章的空白尚未得到彻底的填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发起和承担了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的撰写任务。根据这一课题计划的要求，我们要完成《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南方原始性史诗和史诗理论研究著作各一部。现与读者见面的是丛书中的一部。

我们课题组的全体人员为了很好地完成国家重点项目，积极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尽量掌握全面资料，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努力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撰写者水平所限，错误及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谨请专家及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课题组负责人  
仁钦道尔吉教授

1990年3月30日



### 作者简介

郎樱 1941年生，196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维吾尔语文专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西北民族文学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专攻突厥语民族文学。主要论著有《〈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玛纳斯》(中国民间文化丛书)、《阿尔泰语系民族叙事文学与萨满文化》(与仁钦道尔吉合编)，并发表《论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玛纳斯〉与萨满文化》、《中国英雄史诗》等三十余篇论文。

# 目 录

---

## 前言

<b>第一章 绪论</b> .....	( 1 )
一、《玛纳斯》——柯尔克孜的民族魂.....	( 1 )
二、《玛纳斯》与中国英雄史诗.....	( 11 )
<b>第二章 《玛纳斯》的产生时代</b> .....	( 21 )
一、众说纷纭.....	( 21 )
二、“史诗产生时代”的概念.....	( 26 )
三、《玛纳斯》产生年代之我见.....	( 31 )
四、关于《玛纳斯》中的“克塔依”与“北京”.....	( 40 )
<b>第三章 《玛纳斯》的流传、发展与变异</b> .....	( 48 )
一、《玛纳斯》的流传.....	( 48 )
二、《玛纳斯》的发展.....	( 54 )
三、《玛纳斯》的变异.....	( 62 )
四、居素甫·玛玛依的唱本与艾什玛特唱本之比较.....	( 73 )
<b>第四章 玛纳斯奇——史诗的传承者与创作者</b> .....	( 89 )
一、玛纳斯奇与《玛纳斯》的传承.....	( 89 )
二、玛纳斯奇是史诗的创作者.....	( 100 )

三、我国著名的玛纳斯奇·····	( 105 )
<b>第五章 听众——《玛纳斯》的生命·····</b>	<b>( 121 )</b>
一、听众是史诗传播活动的主体·····	( 121 )
二、听众是《玛纳斯》的价值主体·····	( 123 )
三、听众在《玛纳斯》传承、发展、变异中的能动作用·····	( 126 )
四、《玛纳斯》接受群体的文化心理结构·····	( 136 )
五、《玛纳斯》的接受、效果与影响·····	( 142 )
<b>第六章 《玛纳斯》人物论·····</b>	<b>( 147 )</b>
一、英雄玛纳斯·····	( 147 )
二、玛纳斯之子赛麦台依·····	( 156 )
三、玛纳斯的汗王与勇士·····	( 161 )
四、《玛纳斯》中的妇女形象·····	( 178 )
<b>第七章 《玛纳斯》的美学特征·····</b>	<b>( 192 )</b>
一、《玛纳斯》的悲剧美·····	( 192 )
二、《玛纳斯》的崇高美·····	( 209 )
<b>第八章 《玛纳斯》的叙事结构·····</b>	<b>( 218 )</b>
一、叙事时间·····	( 218 )
二、叙事视角·····	( 222 )
三、叙事结构的特点·····	( 223 )
四、叙事语言·····	( 231 )
五、叙事手法·····	( 246 )
<b>第九章 《玛纳斯》与柯尔克孜民间文学·····</b>	<b>( 258 )</b>



一、《玛纳斯》与柯尔克孜族神话·····	( 258 )
二、《玛纳斯》与英雄传说《阿勒普玛纳什》·····	( 263 )
三、《玛纳斯》与柯尔克孜民间叙事诗·····	( 269 )
四、《玛纳斯》与柯尔克孜民歌·····	( 273 )
<b>第十章 《玛纳斯》与突厥史诗·····</b>	<b>( 281 )</b>
一、《玛纳斯》与古代突厥英雄体碑铭文学·····	( 281 )
二、《玛纳斯》与突厥史诗在题材上的共性·····	( 288 )
三、《玛纳斯》与突厥史诗共有的母题·····	( 291 )
四、突厥史诗诸多共性存在的原因·····	( 315 )
<b>第十一章 《玛纳斯》与萨满文化·····</b>	<b>( 318 )</b>
一、《玛纳斯》是前伊斯兰文化时代的史诗·····	( 318 )
二、自然崇拜观在《玛纳斯》中的反映·····	( 321 )
三、《玛纳斯》中的祖先崇拜观念·····	( 331 )
四、《玛纳斯》中的萨满、萨满教仪式及习俗·····	( 336 )
<b>后记·····</b>	<b>( 344 )</b>

## 第一章 绪 论

### 一、《玛纳斯》——柯尔克孜的民族魂

一部民族史诗，尤其是一部规模宏伟的英雄史诗，在民族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民族史诗所关注的是民族的事业与命运，民族的事业与民族的命运是史诗世界的基础。在关系到民族生存、民族命运的事业中，英雄史诗把“处于英雄时代情况具有原始新鲜活力的全部民族精神都可以表现出来”<sup>①</sup>，一部优秀的民族史诗是“一个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sup>②</sup>，是一个民族的光荣与骄傲。世界各国人民都把本国本民族的史诗视为民族的象征。两千多年来，希腊人一直把他们的史诗《伊利亚特》、《奥德修纪》视为希腊民族至高无尚的荣光；印度人则把他们的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视为国宝；芬兰人更是把他们的史诗《卡勒瓦拉》视作民族文化的象征。英雄史诗《玛纳斯》不仅是柯尔克孜民族的光荣与骄傲，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在这部史诗中，柯尔克孜的民族精神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要想深入地了解、认识《玛纳斯》，首先要对柯尔克孜民族，对柯尔克孜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和认识。柯尔克孜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古老民族。柯尔克孜在汉文史料中的首次出现是在公元前三世纪的秦、汉之际。汉文史料记载，位于匈

---

①②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131页，108页。

奴以北有鬲昆（后又称坚昆），“鬲昆”与“坚昆”是“柯尔克孜”最早的汉语音译。这表明，柯尔克孜族先民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生活于蒙古高原西北的南西伯利亚山林地带。汉文典籍中屡屡出现的“坚昆”、“结骨”、“契骨”的名称，均指柯尔克孜民族。到了唐代，通称柯尔克孜民族为“黠戛斯”，宋、元两代惯称“乞里迄斯”、“乞儿吉思”、“吉利吉思”，清朝则沿用准噶尔蒙古人对柯尔克孜人称谓“布鲁特”。

“柯尔克孜”这一族名在柯尔克孜语中是否有什么含义呢？居素甫·玛玛依在他演唱的《玛纳斯》唱本中曾叙述了这样一个美丽动人的族源传说：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位名叫阿尔罕的汗王，他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她长大后每天与四十个宫女为伴，在宫中玩耍。一天，她们发现宫中一条清澈的小溪里漂着冒汽的泡沫，她们情不自禁地掬一捧带泡沫的水喝下。自从喝了带泡沫的水后，姑娘们都怀孕了。阿尔罕汗王得知后，将她们赶到人迹罕至的荒山中。

四十个姑娘在荒山中生下了四十个孩子——二十名男孩和二十名女孩，他们长大后互相婚配，一代代繁衍生息。由于人丁兴旺，一座山已容不下众多的人了，于是他们分散居住到其他丛山峻岭之中，这些山里人都是四十个姑娘的后代。在柯尔克孜语中，“四十”读作“柯尔克”、“姑娘”读作“克孜”，两词连读就成为“柯尔克孜”。后人把四十个姑娘的后代称作柯尔克孜人。①

---

① 居素甫·玛玛依在1961、1964年演唱的《玛纳斯》唱本中均以此族源神话传说为始端，但是他在1979年的唱本中舍弃此传说，而改用另一则族源传说。柯尔克孜源于“四十个姑娘”的传说，在《元史·河渠志》中也有记载：“吉利吉思者，初以汉地女四十人与乌斯之男结婚，取以义以名”。

关于柯尔克孜族源的传说有多种多样。尽管传说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是每个传说都说，古代柯尔克孜人长期居住在依山傍水的环境中，过着狩猎和游牧的生活。柯尔克孜民众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条民谚：“山是柯尔克孜人的父亲，水是柯尔克孜人的母亲”，它表达了柯尔克孜人民对于山、对于水的深深依恋之情。

柯尔克孜民族发祥于叶尼赛河上游的山林地带，在那里生息繁衍了漫长的年代，他们被视为叶尼赛河流域的原居民族。柯尔克孜人民与中原汉族人民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尤其是唐朝，柯尔克孜人与中原朝廷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就更为密切。唐朝在柯尔克孜人的居住地设立坚昆都护府，从此柯尔克孜地区正式划归唐朝版图，柯尔克孜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由于当时盛传黠戛斯人是汉将李陵之后裔，唐朝廷对于柯尔克孜人怀有特殊亲切之感，唐中宗曾对黠戛斯使者说：“尔国与我同宗，非它蕃比”，黠戛斯使者深受感动<sup>①</sup>。黠戛斯对待唐朝亦是诚心诚意，派大批使者赴唐进京，贡纳貂皮、貂裘及良马等厚礼。在唐朝与突厥以及沙陀李克用的斗争中，黠戛斯鼎力相助，立有大功。黠戛斯的汗王主动要求唐朝册封，以自己是唐朝廷直属可汗为荣。

公元九世纪，柯尔克孜人的势力南渐，推翻了漠北高原上的回鹘汗国，创建起黠戛斯汗国，国强兵壮，有精兵三、四十万，人口曾逾百万。黠戛斯汗国的疆域十分辽阔，据《新唐书·黠戛斯传》的记载，东邻骨利干（贝加尔湖附近），南邻吐蕃（藏族，其势力扩展到天山），西南邻葛逻禄（阿尔泰山西、塔拉斯河一带），东南直接与唐朝本土相连。他们雄踞漠北高原达百年之久，这是柯尔克孜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

十世纪初，契丹兴起，契丹人击败柯尔克孜人，取代柯尔克

---

<sup>①</sup> 《新唐书·黠戛斯传》

孜人称雄漠北。强盛一时的柯尔克孜沦为契丹的属国。柯尔克孜人民从此开始了苦难的历程。

柯尔克孜被契丹征服后，约从十世纪起，逐渐分成东、西两支：东支是主力，据守叶尼赛河上游山林地带；西支是指西迁的柯尔克孜人，他们离开故土，游牧于阿尔泰山、天山一带。十至十三世纪，西支柯尔克孜人已活跃于阿尔泰山以及天山南北地区。<sup>①</sup>蒙古人兴起以后，尤其是西蒙古崛起之后，对柯尔克孜人发动了猖獗的进攻，疯狂的屠杀，东支柯尔克孜人无法生存，大规模西迁。到十五世纪，柯尔克孜民族完成了从叶尼赛河上游地区到阿尔泰山、天山的民族的大迁徙。有些人翻越天山，继续西行，到达塔拉斯谷地。

史诗《玛纳斯》所描述的正是柯尔克孜人离开叶尼赛河迁到天山地区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柯尔克孜人西迁后，不断受到异族侵略者的骚扰。东契丹衰微后，耶律大石率众西迁，在巴拉萨衮建立卡拉契丹（西辽），称雄西域。契丹人自恃强大，经常抢劫柯尔克孜人的财产、畜群，双方纷争不断，冲突与日俱增。西辽政权后被蒙古人推翻，西辽的势力范围被蒙古所取代。柯尔克孜人民刚刚摆脱了西辽的骚扰，又遭到成吉思汗麾下蒙古人的侵略。待成吉思汗为首的东蒙古势力衰微，元朝覆灭后，一向与柯尔克孜民族为邻的卫拉特蒙古（西蒙古）又迅速强盛起来，他们向东扩展，占领漠北草原，直逼北京，他们又向西扩展，其势力抵达阿尔泰山、天山一带。柯尔克孜及突厥各族人民称卫拉特蒙古为卡勒玛克，汉文史料称之为斡亦剌特，或瓦剌。

---

① 完成于十世纪下半叶的波斯文地理著作《世界境域记》记载，卡尔鲁地区的“宾除勒”（新疆乌什县境内）由柯尔克孜人统治。此书还说，喀什噶尔北面也有柯尔克孜人居住。《准噶尔概论》记载，1253年蒙古人向波斯进军时，在东部天山地区还发现有柯尔克孜人游牧于天山与杭爱山之间。

1439年瓦剌首领也先继位后，向柯尔克孜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掠夺畜群，霸占领土，屠杀无辜，使柯尔克孜民族遭到灭顶之灾。卡勒玛克人成为柯尔克孜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在这两个民族中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此时，成吉思汗之子察哈台汗的后裔又在天山一带建立政权，史料称之为蒙兀儿斯坦。柯尔克孜人民尚未摆脱卡勒玛克的虎口，又落入蒙兀儿斯坦的狼穴，沦为蒙兀儿斯坦的属民。

从十世纪以后，柯尔克孜民族一直遭受东辽、西辽、东蒙古、西蒙古等异族的侵略与奴役，饱受战乱之苦，生活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但是，柯尔克孜人民从来没有在异族侵略者面前屈服过，反侵略反奴役的斗争从未停息。险恶的境遇、艰苦卓绝的斗争培养了柯尔克孜人民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练就了他们勇武善战、粗犷剽悍的民族性格，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

史诗《玛纳斯》从英雄玛纳斯的祖父窝罗佐依抗击蒙古入侵者的业绩开始写起，接着叙述了玛纳斯父辈与蒙古人的斗争。初战告捷，但由于兄弟间为分战利品不均反目，当蒙古十二万大军卷土重来之时，因内部分裂，寡不敌众，玛纳斯的父亲及叔叔们败在蒙古人手下。柯尔克孜人被分送给蒙古各部当奴隶，柯尔克孜汗王、首领也被作为礼物送给蒙古众将领。在柯尔克孜民族濒临灭亡之际，英雄玛纳斯诞生了。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组织民众抗击卡勒玛克（西蒙古）入侵者，直到花甲之年血溅沙场，壮烈牺牲。玛纳斯时代，蒙古侵略者被赶出柯尔克孜领地，人民安居乐业，柯尔克孜民族又恢复到强盛、统一的时代。玛纳斯去世后，玛纳斯的七代子孙又前仆后继与蒙古入侵者、与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描写玛纳斯家族八代英雄抗击异域侵略者事迹的史诗《玛纳斯》，是一部反映柯尔克孜民族反侵略、反奴役、保卫民族生存与独立的大型民族战争史。这部史诗用活生

生的英雄形象、栩栩如生的画面，艺术地再现了柯尔克孜民族在历史上所遭受的苦难和凌辱、所进行的反抗与斗争，描写了柯尔克孜与突厥各部族之间的联合与分裂，柯尔克孜民族由强至衰、由衰到盛的历程。《玛纳斯》堪称是一部形象化、艺术化了的柯尔克孜民族的历史。

柯尔克孜人民酷爱这部史诗，崇拜史诗中的英雄。在史诗的形成与流传的过程中，柯尔克孜人民把各个时代英雄的事迹都集中到英雄玛纳斯的身上，并将人民群众的理想与愿望，对于幸福、和平生活的憧憬与追求，倾注溶铸于玛纳斯的形象之中。柯尔克孜人民热爱玛纳斯，景仰玛纳斯，崇拜玛纳斯。

描写玛纳斯家族英雄事迹的史诗《玛纳斯》在柯尔克孜人民群众中家喻户晓。一代代柯尔克孜人听着《玛纳斯》从孩童长大成人，一代又一代的柯尔克孜人听着《玛纳斯》离开了人世。唯有史诗《玛纳斯》与柯尔克孜民族长存。苏联著名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曾说：“只要有吉尔吉斯人民存在，《玛纳斯》永远不会消逝”<sup>①</sup>。著名的玛纳斯奇居素甫·玛玛依在《玛纳斯》的序言部分这样唱道：

奔流的河水  
有多少已经枯干，  
绿色的河滩  
有多少已经变成了戈壁，  
多少人迹罕见的荒野  
又变成了湖泊河滩，  
平坦的大地冲成了深涧，  
高耸的山崖变低塌陷。  
从那时候起啊，

---

<sup>①</sup> 苏联《吉尔吉斯文学》，1987年，第11期。

大地经历了多少变迁：  
戈壁上留下了石头，  
石滩又变成了林海，  
绿的原野变成河滩，  
山洞的岩石已经移迁。  
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  
唯有祖先留下的史诗，  
仍在代代留传

每逢喜庆佳节，分散游牧于各地的柯尔克孜牧民骑着马聚集一堂。此种场合，玛纳斯奇成为最受欢迎的人，被主人奉为上宾。男女老幼围坐在白色的毡房里，倾听歌手演唱《玛纳斯》。玛纳斯奇声音洪亮，声情并茂，唱到英雄征战的胜利，他音调高昂，喜形于色，唱到英雄处境危险，壮烈牺牲，他声音哽咽，热泪盈眶。听众更是如醉如狂，忽而哄堂大笑，忽而饮泣吞声。玛纳斯的命运牵动着他们的心：玛纳斯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玛纳斯受挫，他们焦急；玛纳斯受难，他们痛苦；玛纳斯牺牲，他们悲哀。他们的神思情愫，完全进入英雄玛纳斯生活的时代，与玛纳斯同甘苦，共患难。歌手通宵达旦地演唱，有时一连演唱几天、十几天，甚或几十天。听玛纳斯奇演唱《玛纳斯》，这对于朴实憨厚，逐水草而居的柯尔克孜牧民来说是最高的精神享受，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次宝贵的机会。男女老幼全神贯注地听，满怀激情地听，他们忘却了现实生活中的艰辛和烦恼，忘却了时间与空间，完全陶醉浸沉在史诗《玛纳斯》的意境中。史诗《玛纳斯》成为柯尔克孜人民精神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柯尔克孜人来说，《玛纳斯》具有永恒的魅力。

《玛纳斯》是柯尔克孜人民与异族入侵者英勇斗争的辉煌写照，这部史诗又激励着柯尔克孜人民奋发向上，成为生活的强者。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柯尔克孜人民一直在丛山峻岭深处过



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深山里天气变化无常，飓风狂飙袭来，柯尔克孜牧民赖以栖身的毡房被席卷而去；暴风雪袭来，天寒地冻，雪深没膝，柯尔克孜人赖以维生的畜群冻饿而死；夏季山洪暴发，人畜被洪水吞没，柯尔克孜牧民生活的自然条件相当艰苦。天灾已使柯尔克孜人民生活得相当艰难，人祸又纷沓而至，使他们生活不得安宁。他们不断受到蒙古人和其他部族的侵扰，畜群被抢掠，生灵遭涂炭，家园变成废墟。但是柯尔克孜人民没有绝望、沉沦，他们相信顶天立地的英雄玛纳斯会保佑自己的人民。他们振作精神，高呼着“玛纳斯”的名字与入侵者展开搏斗，他们相信，不管多么嚣张的敌人，一听到玛纳斯的名字都会丢魂落魄，四散而逃。正如玛纳斯奇经常唱的那样：

敌人听到青鬃狼玛纳斯的名字，  
他的眼睛变得象黄昏一样模糊不清，  
敌人听到雄狮玛纳斯的名字，  
他的脸色顿失血色变得枯黄，  
英雄玛纳斯就是有这样强大的威力，  
凡是听到他名字的人，  
都会吓得魂飞魄散。

仰仗玛纳斯的威力，柯尔克孜人民能战胜一切来犯之敌。他们豪迈地说：“有玛纳斯后代的地方，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在史诗中，英雄玛纳斯悲壮地死去，然而柯尔克孜人相信玛纳斯的灵魂依然活着。当他的子孙后代遇到困难，身处危境之时，只要向玛纳斯的灵魂祈祷，玛纳斯的灵魂就会来相助。玛纳斯之子赛麦台依与独眼巨人玛德库勒决一死战的关键时刻，赛麦台依祈求父王玛纳斯的灵魂保佑他获胜。当他祈祷完，奇迹出现了，只见玛纳斯骑着阿克库拉神驹威武地向他走来，玛纳斯身后是骑着黄花马的阿勒曼别特及骑着青公山羊般骏马的楚瓦克。这三位英雄从赛麦台依面前一闪即逝，赛麦台依顿觉全身产生了神